

云霄记忆

开漳圣王陈元光：守土固疆 千秋万古（上）



日出云霄将军山。戴国莹摄

唐初，闽粤之间社会动荡、民不聊生，是刀耕火种的蛮荒之地。公元669年，蛮獠啸乱再起，归德将军陈政奉诏率领营将123员、府兵3600人，远离故土，入闽平乱。时年13岁的陈元光，随父征战沙场。次年，陈政之兄陈敏、陈敷奉诏，又率58姓府兵5000多人南下增援，陈政之母、72岁高龄的魏敬夫人同行前往。先后共有87个姓氏，约9000人入闽。

历经近18年苦战，闽粤啸乱平息，公元686年，陈元光奏请朝廷批准，建置漳州，在闽粤大地开基立业、传播中原文化。陈元光的开漳功绩永载千秋，历代帝王对陈元光追封达22次。

不久前，漳州市开展“寻访陈元光入闽开漳文化足迹”主题调研采访活动，先后深入河南固始，福建莆田、龙岩，广东潮州、揭阳，漳州云霄、芗城、漳浦、诏安、龙文等地，探寻以陈政、陈元光为代表的入闽开漳先贤“戍闽粤、开漳州、固闽南”的足迹及其历史影响，开启一场访古探新的闽南文化溯源之旅。



莽莽诸夏，瞻彼中原。位于江淮之间的固始，乃闽地众裔的迁徙之根。

据《漳州府志》记载，陈政，字一民，光州固始人。父克耕，从唐太宗攻克临汾等郡；《福建通志》载，陈元光，字廷炬，固始人。父政，以从征功，拜玉铃卫翊府左郎将、归德将军。

669年，泉、潮间蛮獠啸乱，民不聊生。唐高宗以“金乞镇帅有威望者以靖边方”。陈政临危受命，以岭南行军总管的身份，率领123员战将、3600名府兵，由许天正、李伯瑶、马仁、沈世纪、张伯纪、欧哲、卢如金、张龙各领一营兵马，从河南固始县出发，南下入闽平乱。13岁的陈元光随父出征。

陈政大军经淮河流域，沿大运河，取道江浙，由浙江仙霞岭入闽。

唐军入闽后势如破竹，连克数座蛮獠盘踞的峒寨，顺着闽江，沿南平、福清，入驻仙游、安溪一带，继而抵达

龙溪，与蛮獠势力展开一场殊死搏斗。

“振旅龙江修战具，移文凤阙请增兵。”陈元光在《候夜行师七唱·其一》一诗中叙述平乱初期概况，唐军战至九龙江畔，许多来自中原的将士难忍“蛮獠之区，瘴疠之地”的温湿气候，染病不起。因兵力不足，唐军无奈退守九龙山，请求增兵。

平乱次年，唐高宗派陈政之兄陈敏、陈敷率58姓府兵及军眷5000多人入闽增援。这一年，陈政72岁高龄的母亲魏敬也加入南下的唐军。

魏敬，字玉珏，号云霄。“魏敬夫人曾追随丈夫陈克耕匡扶李渊，为废隋兴唐立下功勋，受封为‘唐开国元勋夫人’，是宰相魏征的堂妹。”据固始县大山奶奶庙志愿讲解员介绍，魏敬文韬武略、有勇有谋，陈元光在军事政治方面的智慧，都离不开祖母魏敬的影响。

南援路途多艰，魏敬屡遭亲属病殁之痛，葬子葬孙后毅然亲自挂帅，重整旗鼓，带领援兵到今华安县的九龙山地界，与陈政会师。两支唐军军威大振，奋勇冲击，直捣蛮营。

九龙山大捷后，唐军一路征战，连克36个蛮獠山寨。拔除最后一座山寨后，唐军越过蒲葵关，安置投降流寇，在云霄县火田镇火田村安营扎寨，取得平乱的决定性胜利。

677年，陈政积劳成疾，卒于云霄火田，享年62岁。陈政陵园今位于云霄县将军山。

陈政病逝后，蛮獠首领得知消息，趁机从潮州起兵。21岁的陈元光奉诏命袭父职，任岭南行军总管，留下祖母和少数兵马驻守火田大本营，亲自率兵奔赴岭东潮州、潮阳及粤东区域平乱。

“唐军选派细节先期潜入潮阳城。夜半，陈元光率兵从四面攻城，城内伏兵打开城门，唐军涌入城中，睡梦中的蛮兵四散逃窜。”饶平县陈元光纪念馆馆长陈俊杰介绍，一路寻踪追击蛮兵时，陈元光做好持久斗争的准备，要求一边加固黄冈石壁山麓军事基地，一边在饶平海山选择重要海口建造堡

所，以防敌军偷袭。

入粤百战，岭东大地平乱长达六年。“一是由于此地靠近蛮獠主力聚集地，蛮獠熟悉地形逃窜快、隐藏深，二是唐军只除首恶，宽待胁从。”陈俊杰说，最后决定性的潮州战役，蛮獠万余人投降，与坚决执行宽待胁从的民族政策有着直接关系。

陈元光与副将许天正诗作《平潮寇》中写道：“四野无坚壁，群生未化融。龙湖膏泽下，早晚遍枯穷。”意在分化胁从大众，让蛮獠主力无计可施，迟早势力穷尽。

南粤战歌嘹亮，成为由乱入治的分水岭。



在岭南七闽百粤平乱15年中，陈元光一边剿除蛮獠，一边将中原先进农耕文明带到这片蛮荒之地。

如何实现长治久安？

农业乃兴邦之本。向南途中，唐军们亦兵亦农，通过屯垦，自给自足。回军驻地云霄后，陈元光提出“劝农重本”方针，开垦荒地，大面积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；兴修水利，在漳江上游修建一座可灌溉千余亩良田的“军陂”；发展生产，推广矿冶、造船、制陶、制盐、制茶、纺织等中原先进技术，让当地百姓走出刀耕火种的蛮荒状态。

为实现民族融合统一，陈元光破除汉蛮不通婚民俗，提倡士兵与原住民通婚。他在《候夜行师七唱》一诗中写道：“男生女长通蕃息，五十八姓交为婚”，并将归顺的蛮獠划地安居，让其自治，免役免赋，称为“唐化里”，鼓励他们学习农耕技术和各种工艺。这一举措开启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先河，更促进了区域长期稳定和谐。

獠乱平定后，为实现长治久安，陈元光在入闽的第14年，向朝廷呈奏《请建州县表》，请求于泉、潮之间的故绥安县地域置建州郡。

他在表疏中指出，这里“地极七闽，境连百粤”，由于“职方久废，学校不兴”，所以“抚绥未易，子育诚难”。要使这里成为“安仁”“治教之

乡”，应当“建治所而注颁官吏。治循往古之良规，诚为救时之急务”。

686年，朝廷颁诏，在故泉州、潮州之间建置漳州，下辖漳浦、怀恩两县，州治位于今云霄县火田镇，陈元光任中郎将、右鹰扬卫率府怀化大将军。

开漳之初，陈元光就意识到“开士劝农，耕读并重”的重要性。

明万历癸丑《漳州府志》记载：松洲书院，唐陈珣与士民讲论处——708年，陈元光之子陈珣应龙溪县令席宏之请，于北溪之滨松洲堡讲学。在此，陈珣“于士民论说典故，于子弟多有向方。”

“由于当时聚集了许多中原士人家眷在此读书，后来，由陈元光之子陈珣主持讲授，传播中原文化，久而久之附近民众受到影响，这里便成为面向大众授业的讲学处，后冠名‘松洲书院’。”漳州市闽南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江焕明介绍，松洲书院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书院之一，在中国书院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。

文史专家认为，松洲书院溯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和主体的河洛文化，更溯源了闽南文化的历史形成与播迁，与中原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短短几年重学盛行，翻开了儒学在漳州传播的新篇章，开创了一代学风之先。

711年，潮州一带残寇复起，陈元光率轻骑御敌，途中陷入包围，因寡不敌众，最后身负重伤，战死沙场。漳州全城哀痛，军民们最初把他葬于云霄大峙原，这座山也因百姓在山头挂满白色葛布，得名葛布山。

陈元光战死后，陈珣接任漳州刺史。此后20余年，陈珣“剪除顽梗，训诲百姓，泽洽化行”。

经过近40年的治理，“蛮獠”之地开始向中原文明看齐，漳州成为“方数千里，无桴鼓之声”的安邦；农业和手工业快速发展，老百姓种上了水稻、龙眼、荔枝、甘蔗等作物，专注做起了制盐、造船、烧瓷、制陶等营生，民风淳厚、百业兴旺，一派繁荣景象。

（来源：福建日报·新福建客户端 作者：杜正蓝 赵文娟）

（下转第3期第四版）



位于云霄将军山的陈政陈元光父子雕像 李金文摄